

★ 本周关注

退役大学生士兵

写在前面的话

3月,全国高校纷纷开学,与之相伴的,是即将到来的又一个征兵季。军营和社会将再次把目光聚焦校园——这里已成为人民军队士兵的重要来源之一,成为一个有志青年的军旅起点。

其实,这里也是一些青年人军旅的终点。每当一批大学生从校园走向军营时,都有一批退役大学生士兵跳下战车,褪去迷彩,退役返校,重拾书本,走进课堂。

退役大学生士兵们返校后过得怎么样,身份转换得如何,面临什么样的现实,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是即将走向军营的大学生们所关心的。因为,未来怎么样,身边有参照;更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因为——

终点之后的问题,直接影响着起点之前的选择。

设置了闹钟的手机刚一振动,毕紫瑛就伸手把它关掉了。此刻,是周一清晨五点半。她悄悄起身,抓起床头已没有军衔的旧军装,钻进了洗漱间。

作为北京化工大学“国旗中队”的一员,去年退伍返校后,毕紫瑛一直坚持每周参加升旗仪式。

互相整理着装、按照曾经服役的军种整齐列队,6点25分,“国旗中队”队长孙会彬轻声下达“齐步走”的口令,带领队伍向国旗台走去。

校园还在沉睡,这条路他们走过春夏秋冬,队伍中不断有人离开又有人加入。

“有的靠它寻求慰藉,有的靠它追忆军营……”毕紫瑛觉得,每个退役大学生士兵都能从“国旗中队”这样的社团中找到不同的意义,但无论何种意义,都与曾经的那段军旅生涯有关。

自2009年以来,我国兵役征集制度出现大幅变化。从此,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大学生走进军营,也有数以万计的退役士兵重返校园。随之而来,成百上千的“迷彩”社团在各高校悄然兴起。透视这些连接军营和校园的特殊“接口”,我们能看到什么?

升旗归来,已是晨曦微露。毕紫瑛和战友穿着各色的军种迷彩,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晨光,在初春的校园留下一串串斑斓的投影……

1. 新兴社团

在动辄社团过百的高校中,退役大学生士兵社团无论数量还是资历都不突出,但凭借成员素质、军事特长等优势,正赢得众多学生的青睐

“战友协会”火了!有一段时间,刘立焕走在北京工商大学的校园里,经常

校园里,不褪色的“迷彩兵阵”

——对北京部分高校退役大学生士兵社团的调查

■ 颜士栋



退役大学生士兵社团已逐渐成为首都高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图为中国矿业大学以退役大学生士兵为骨干组建的国旗护卫队举行升旗仪式。张玉琪摄

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个体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能被看作整个群体的反映。

“因为自带光环,他们往往被直接归入好学生行列,但繁重的学业和新的校园环境,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好面对的。”北京科技大学武装部的老师郭南说。

退役大学生士兵在能力、际遇等方面的差异,直接影响此类社团的发展。目前,北京高校的很多退役大学生士兵社团都发展到了50人以上。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长期参与社团活动,很多社团都出现了人才流失、成员素质下降等问题。

“从封闭的军营一头扎进多彩的校园,他们也有不少困难,需要帮助引导,但我们有足够的力不从心。”郭南坦言,武装部4个老师中3人都有教学任务,学校对退役大学生士兵使用得多,培养不够。

不同于其他学生社团,退役大学生士兵社团大多是属于服务性质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大多是义务担负征兵宣传、国防教育等工作。有高校武装部的老师谈到,“他们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个人发展上得到的‘实惠’却很有限”。

由于身份特殊,退役大学生士兵社团一般没有企业赞助或民间组织提供经费,而个别单位行政性或命令性的强制干预过多,也导致社团成员积极性不高。

不少高校已经意识到了退役大学生士兵社团的持续教育和激励问题。中国矿业大学的“老兵协会”开始将教育融入升旗、大合唱、入会仪式等活动中,还聘请了心理辅导员。北京工商大学的“战友协会”准备设立“老兵奖学金”,在退役大学生士兵群体中展开评比,更好地督促他们完成学业……

对于退役大学生士兵社团的发展前景,不少社团负责人还有着雄心勃勃的想法:建立退役大学生士兵社团联盟,展开跨校合作;争取在奖学金、学分和保研等方面有更多优惠措施;招收有入伍志愿的学生作为后备人才培养……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郭南认为,大学生士兵从部队到学校,从社团到社会是一个传播国防正能量的重要过程,“建设好退役大学生士兵社团,对学生、学校和军队、国家都是好事”。

被不认识的同学拦下,询问能否加入这个由退役大学生士兵组建的社团。

一切源于2015年元旦晚会上的那次惊艳亮相。当时,这个社团刚成立就赶上校团委征集节目。刘立焕和社团的其他几名退伍老兵将刺杀操、军体拳、队列动作等军事项目精心编排成节目。晚会上,这场名为《兵耀工商》的表演高票当选为最受欢迎节目之一。

从那以后,“战友协会”频繁参与学校的管理、军训、征兵等工作,“如果学校的哪项活动少了‘战友协会’,似乎都不算一次成功的活动”。

近年来,北京市大学生士兵参军比例屡创新高,校园中的退役大学生士兵群体逐渐壮大,像“战友协会”这样的退役大学生士兵社团不断涌现。

北京高校国防教育协会办公室主任曲涛介绍说,2016年他们首次组织国防教育类学生社团评比,31所参评北京高校中有10所都派出了退役大学生士兵社团参赛。

作为一种新兴社团,在动辄社团过百的高校中,退役大学生士兵社团无论数量还是资历都不突出,但凭借成员素质、军事特长、学校扶持等优势发展迅速。

刘立焕所在的“战友协会”,组建仅一年就被评为学校甲级社团,在全校108个社团中排名前十,是最“年轻”的。

同样“年轻”的还有北京科技大学的“戎程研究会”。2016年他们参加北京高校国防教育类学生社团评比,在43个社团中排名第四。

“这个排名是与举办活动的数量、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密切相关的。”担任“戎程研究会”会长的胡俊宇说。

2. 关键纽带

退役的学生在这里歇歇脚,重整行装再出发;想参军的学生从这里获取信息,揭开军营的神秘面纱

“退伍了,老同学都忙着毕业找工作,而我却忙着翻旧书从头再来!”

就读于中华女子学院服装设计专业的田佩青是大二时入伍的,退伍返校后,

正赶上课程转入实践教学。老师要求每人设计一套女西装,在通信团“三尺讲台”值班两年的她重拾剪刀软尺,感觉“与同班同学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田佩青面临的,是很多退伍大学生返校后都要经历的“适应期”:课程落下不少,办理复学手续繁琐、不适应新的班级和寝室……

这时,退役大学生士兵社团的作用便凸显出来。“从校园到军营,有老班长给我们引路,从军营回校园,咱老学长也该站出来引路。”一位社团负责人说。

退伍返校那天,列车还未进站,刘立焕就看到了月台上学校欢迎退伍老兵的横幅。接下来,“战友协会”协调学校为每名退役大学生士兵准备了全新的被褥和生活用品。退役大学生士兵集中居住的宿舍门楣上,则醒目地写着“老兵之家”。

刘立焕觉得,退役大学生士兵组建的社团像是个互助组织,重返校园的在这里歇歇脚,重整行装再出发;对想参军的学生来说,这里又像是一扇观察军营的窗口,很多心中的疑惑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面对即将到来的征兵季,“戎程研究会”一直没闲着。他们将开始准备征兵宣讲会,挨个宿舍发放征兵宣传单,并协

助组织报名人员体检。他们还管理着一个征兵工作群,负责线上答疑,发布最新政策。“相比学校和老师的‘官方宣传’,学生们更喜欢这种接地气的交流。”一位高校武装部的老师说。

前不久,退役大学生士兵李帅的一名室友也报名参军入伍了。谁能想到,两年前,直到把李帅送上运兵专列,这个好兄弟还在劝他,“别去了,去了你肯定后悔。”

对此,退伍后仍是一头“板寸”的李帅认为,“我们就是一面镜子,身边的同学都能看到军旅给一个青年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3. 聚散星火

退役大学生士兵社团呼唤持续教育和激励机制,避免出现人才流失、成员素质下降等问题

给退役大学生士兵社团上课时,在北京工商大学武装部工作了10多年的许峰经常告诫大家:退役大学生士兵是

眼神渐渐也变了。他直言,要不是有当兵的经历,自己可能就此一蹶不振了。经历过东北冰雪哨位上的寒风,他懂得了课堂读书的机会有多么不易。当别人沉溺于手机游戏时,他始终抓紧时间学习,迎头赶上,两年后,他被保送攻读硕士研究生。

2015年,陈乐硕士毕业后,先后到多个单位实习。由于在部队养成了很好的服从意识和执行精神,他完成了一个个棘手任务,赢得了领导、老师的赞誉。毕业当年,他顶着压力报考专职辅导员岗位,最终顺利留校工作。

“当过兵的优势,就是干啥像啥。”北京师范大学武装部辅导员李晓雪认为,退伍大学生士兵返校后,面临身份转换,必然会有不适应。但有了军旅的淬炼,他们往往具备普通大学生所不具备的成熟、坚毅和责任感。

李晓雪曾对退伍大学生士兵返校情况做过跟踪调查。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在返校3个月内便能跟上学业,74%的人参与科研学术、社团活动,并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80%以上的人获过各种奖励。

对于大学生士兵退伍后的未来,陈乐充满乐观。他认为,军人也是社会的一员,积极的人就会有积极的人生,而军旅经历,正是造就积极人生的关键。

展望未来:当过兵的,就是干啥像啥

今天已是学校专职辅导员的陈乐,对自己当初的退伍返校之路记忆深刻。

“刚退伍回来,特别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期待关注和赞许。”他先后参加过几个经验交流会,刚开始,还能收到一些鲜花和掌声,可热乎劲很快就过去了。他发现,在大学校园,学生们关注的更多是出国、考研、找工作等现实问题,“没有人会关注一个黑瘦的小伙子讲叠被子的故事”。

复学后,由于已两年没与书本打交道,陈乐的学业落下了一些。上课有些听不懂,作业交不上,小组讨论当陪衬……他觉得,同学和老师看他的



版式设计:梁晨

★ 记者调查

1月上旬,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下发《关于做好2018年征兵准备工作的通知》,部署新年度征兵准备工作。随着征兵工作的展开,又一批大学生将怀揣梦想投入迷彩军营。

从学生到士兵,这是一场“壮丽的迁徙”。2017年,北京市大学生士兵的征集比例首次达到了80%。去年的征兵数据显示,截至当年8月下旬,全国大学生应征入伍报名人数达到了107.8万。

当一批大学生从校园走进军营的同时,也有一批退役大学生士兵从军营返回校园继续就读。只是,相比从学生到士兵的那场迁徙,这场从士兵到学生的转身并未引发关注。

然而,当我们以更长的时间周期来看待大学生参军现象时,就会发现这段“返校之路”其实不容忽视。因为,大学生士兵退伍后,他们从军营重返校园的状态,直接影响着另一批大学生从校园走向军营的心态。

重返校园:身份转换,痛意袭来

由于读本科时报名参军未能成行,2015年,方斌才以24岁的“高龄”如愿入伍,那时他刚刚被保送至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法学硕士研究生。

方斌在火箭军某旅服役,导弹阵地上常年的烈日、风沙和奔跑,让他变得黝黑而精干。如今走在熟悉的校园里,他却显得有些不适应。与校园里很多人一

身休闲装的打扮不同,方斌的衬衣下摆始终一本正经地扎进裤子内。对此,他笑了笑解释:在部队习惯了,不扎进去总觉得不舒服。

他丝毫不掩饰自己返校之初的不习惯。从士兵到学生,身份的转换,让他在曾经熟悉的校园竟感到了些许痛感。走在路上,他总嫌女生的“莲步轻移”太慢,宿舍里有染发的同学,他也看着别扭。因为入伍两年,曾经的同学变成了师兄师姐,新的室友又比自己年龄小,让他觉得和谁都不在一个频道上。“宿舍好几个人,大家都是各忙各的,有时候一天都见不着一面。”方斌说,他曾厌倦部队大量的集体活动,但现在猛获“自由”,才发现没有目的的自由更令人感到孤单。

入伍那年,方斌还不知共享单车为何物。短短两年后,从大山之中重返繁华的北京街头,人行道上五颜六色、横七竖八的共享单车已多得令人“眼晕”。尽管看过相关的新闻报道,但第一次看到别人用手机“嘀”的打开车锁,潇洒骑行远去,方斌还是有点“退伍即落伍”的错觉。

其实,相比这些,学业问题才是横亘在他眼前的最大困难。由于退伍季正值开学季,回到学校办理完多道手续时,部

分课程已经开讲,他却还没选上课。他发现,单是“上课签到”就差点让人透不过气,更别说重拾已放下两年的书本。

开学几天后,一起退伍的一个战友来找方斌。当战友推门而入直接坐到他身边时,一种熟悉的氛围令他眼眶发热。当晚,在校园门口的一家小店里,几瓶啤酒又重新将他们的思绪拉回到那座营盘。

回望军旅:不否认“镀金”,但也有“真爱”

2015年秋,19岁的心理学院大二学生孙国柱参军入伍。返校之后,聊起当初的入伍动机,他答得实在:除了从军梦想,退伍后优厚的政策也很有诱惑力。

此话不假。去年,北京市本科生入伍能享受的经济补助和部队津贴标准已涨至21.4万元。2016年,北京市为1000多名退役大学生士兵提供了2000多个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制等定向岗位,为420多名退役大学生士兵办理了户口留京。

孙国柱最终选择了退伍。尽管他在

单位做展板、写新闻、排练节目,干得风生水起,一直觉得军营生活“很带感”。

服役期间,听关于优秀大学生士兵提干的通知,他一度萌生军官梦。但内心一番纠结过后,他对去留问题的认识反而更清晰:留队意味着考研加分、定向安排工作、落户等优待都无法兑现,“人生的路还有很多,理应有更多的选择”。

孙国柱的选择,也几乎是重点大学在读的大学生士兵们的共识。在他那些仍然坚守在部队的战友看来,这些大学生当兵两年更像是在“镀金”。对此,孙国柱认为:退伍之后,确实镀了金,但应征入伍,也确有对军旅的热爱。

退伍女兵杨婷婷则用自己的经历证明,这种热爱还体现于——在短暂的两年服役期里积极地作为。

杨婷婷曾服役于火箭军某部。在这支部队,义务兵从入伍到走上战位,往往要八九个月的时间。换句话说,上岗执勤的时间只有1年左右。“改变不了时间的长度,但能改变宽度。”新兵下连后,杨婷婷成了本单位第一个独立值班的列兵,而后她又用1个月时间便胜任了常人3个月才能搞明白的工作。